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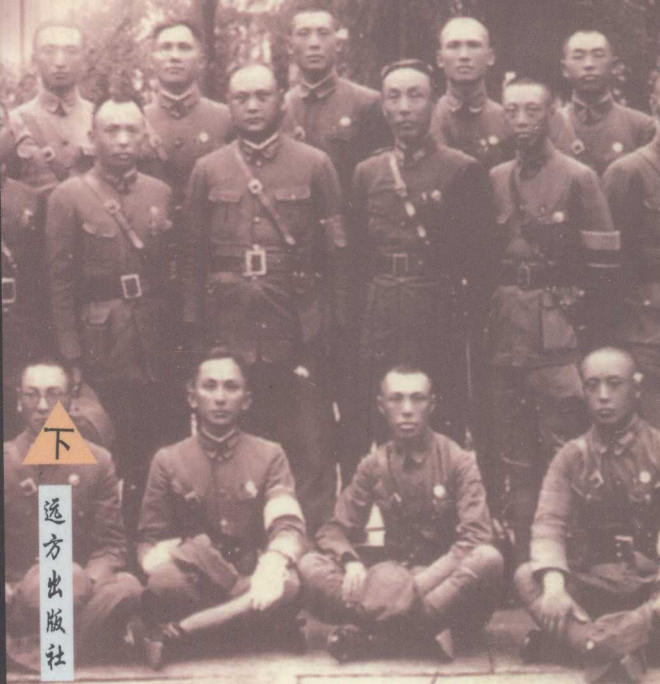
军统 教父



戴笠是创办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鼻祖，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得意门生……他一生嗜血若狂，最喜爱暗杀主和绑架……他还好色如命，霸占享乐美女无数，著名影星胡蝶就曾被他猎取在床上……

维斯 著

戴笠



下

远方出版社

「我對中國歷史，
對中國文化，
對中國人，
有一種特殊的感情。」



軍統
教父

王國棟

王國棟

军
统
教
父

戴
笠



第三十一章 倍受恩宠

戴笠冒死见蒋，一见面，蒋介石吼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给我滚出去！”……戴笠西安受了惊吓，回来后盲肠炎发炎，在上海英租界宠恩医院动手术，宋美龄代表蒋介石看望，道：“委员长得知你病了，吵着非要来看你……”

张学良一愣，扶起戴笠道：“雨衣兄，你怎么叫我副总司令，这不太见外了？委员长寝食都很好，不信你可以去看看他。”

戴笠从张学良的态度、口气里揣摸出没有伤害蒋介石的意思，一边抹泪，一边道：“汉卿兄，委员长在哪里？快让让我去看他。”

张学良见戴笠急不可待的样子，当即签了手令，交给他的副官道：“谭海，你护送这位戴先生去见委员长。”

张学良的办公室离软禁蒋介石的高桂滋公馆不远，戴笠一进门，蒋介石一眼看见怒不可遏骂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给我滚出去！”

戴笠好久没有挨蒋介石的骂了，今天挨了骂，心底倍感亲切、温馨，深深体验出了骂是爱、打是痛的含义。心里一热，眼

睛涨潮了，装成畏怯的样子不敢进去。

宋美龄见状，忙道：“难得他一片忠心，在很多人恨不得你死的时候，他冒死来救你，就让他进来罢。”

蒋介石的心情何尝不是这样？来西安前，他没有听戴笠劝导，今见他又冒死来救，内心早就感动不已，只是他习惯了用打骂的方式来表达对下属的爱。

蒋介石嘟着嘴，把脸别向一边。戴笠这才走进去对宋美龄道：“夫人，校长还好——”

话未说完，戴笠已泣不成声，抽抽答答道：“校长被禁，都是我的责任，万一校长有事，我就是千古罪人，呜——”

蒋介石吼道：“我人还没死，你就哭什么丧，我不要见到你，给我滚出去！”

蒋介石骂着，把戴笠往外推，戴笠也就自搬台阶道：“夫人，你要好好照顾校长，这事全拜托夫人了。”

戴笠出得门来，被一些东北军人认出，这些人高呼口号：“打倒特务，打倒戴笠！”

戴笠吓得屁滚尿流，在陈赓新的保护下跑进张学良办公室，哭道：“汉卿，你怎么处死我，我都无怨言，可我千万不能死在乱枪冷炮下。”

张学良被他这突然举动搞懵，一问，才知他是向自己请求保护，于是道：“这样罢，陈科长，雨农兄这几个晚上就住你家里，千万保密，不要走漏风声。”

陈赓新当即应诺。

12月23日，宋美龄、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、杨及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。谈判结果，蒋介石接受了张、杨提出的6项条件。并对张、杨及其他军官的生命安全作了保证。

12月24日，戴笠被蒋介石秘密召见。

这些天，蒋介石因12日事变那天从一堵高墙往下跳摔断

了筋，非常痛苦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是有气无力的。

蒋介石道：“今晚汉卿在城门大楼举行宴会，我和美龄、子文他们都去。你赶回南京去，给我办一件事情。”说着，招手叫戴笠过来。

戴笠会意，附着耳朵，听蒋介石如此这般一番密授。

说完，蒋介石又不放心地问一句：“听明白了没有？”

戴笠道：“明白了。”

蒋介石又道：“千万别走漏风声。”

12月24日晚上9时，戴笠从南京机场刚停稳的飞机舷窗上走下来，早有贾金南、张严佛、毛人凤等人开了专车迎候他。

车上，戴笠呵欠连连，只对张严佛道：“到了家里，你马上把刘乙光叫来。”然后，闭目不语。

到了鸡鹅巷53号寓所，张严佛吩咐把刘乙光找了来。此时，戴笠正在内室与秘书赵蕙兰、情人周志英打闹，出来后精神显得特别旺盛，像刚过足了毒瘾似的，有说有笑。

戴笠道：“张学良明天送校长回南京，我已经和宋部长说好了，张学良一下飞机，就由我和宋部长接他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。这事千万要保密。”接着又小声对刘乙光道：“你赶紧在特务队里挑出10个人来，要机灵可靠、仪表好的，都穿蓝色中山服，佩带2号左轮。”

刘乙光疑道：“干嘛？”

戴笠附着耳朵把蒋介石的密令转述给刘乙光。

12月25日，戴笠带领一群武装特务，在南京机场等了一天，下午5时，戴笠的秘密电台报告：委员长一行已飞抵洛阳，因天晚，改于26日下午回南京。戴笠只好领众人回鸡鹅巷。

12月26日下午3时，蒋介石一行飞抵明故宫机场，由林

森等军政大员欢迎后簇拥而去。

20 分钟后，又一架飞机徐徐降落。戴笠、宋子文马上迎上去。飞机停稳后，张学良走下舷窗，戴笠抢先携了张学良的手，道：“汉卿辛苦了，我给你安排在宋部长公馆里休息。”

张学良道：“谢谢。”然后，又和宋子文握手。汽车直驰北极阁公馆。下车后，只见宋公馆戒备森严，里里外外站满了身穿蓝色中山服的警卫人员。

张学良一愣，停止了步行，戴笠抬手道：“汉卿兄别多心，这是我私人派给你的警卫，在西安蒙你照顾，我也得保护你的安全。”

戴笠把张学良安顿好了，告辞道：“我先走了，我会常来看你的，汉卿兄不必相送。”

一连几天，戴笠再没有露面，这期间，张学良只要出门，穿蓝中山服的人都随左右保护他的安全。

1936 年 12 月 31 日，一群宪法冲进宋公馆，粗鲁地将张学良秘书、警卫人员的枪枝全部搜走。张学良道：“你们这是干嘛？”

宪兵三团团长罗友胜走过来道：“对不起，张先生，我们在例行公事！”说着，把一纸命令递了过来。

张学良接过，乃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判决书》上面写道：

张学良同谋伙党，对于长官为暴行胁迫，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，剥夺政治权力 5 年。

此令

张学良顿时感到一阵晕目，委坐在沙发上。

一会，戴笠领着周伟龙等一批人进来，张学良迎过去道：“雨农兄，这这……”

戴笠摊着手摇着头，表示无可奉告。接着，将张学良一行送到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，自此，张学良开始了他的囚禁生涯。

闲话休题，书归正传。蒋介石在西安受了惊，摔断了筋骨，自然会拿一批人开刀。

第一个挨刀的就是曾扩情。当初，蒋介石把他派到“西北剿总”任政训处长，目的上让他监视张学良、杨虎城，结果，事变前，他不仅没有察觉出一点动静，尤其事变一发生，蒋介石希望马上有军队把西安包围，救他出去，曾扩情到好，反而按照张学良的意思向南京进行广播讲话，不要用武力围攻西安。

第二个挨刀的是“西北剿总”参谋长晏道刚，此人也是被蒋介石派去监视张、杨的，事变前毫无察觉，这号人用他何益？于是撤职查办。

至于曾扩情，蒋介石把戴笠叫去，道：“这家伙太无耻了，我一向把他当好学生看待，没想他身为老大哥，从来没有起过好的带头作用，这回还帮着汉卿说话，你马上把他扣押起来！”接着又是一通咒骂。

等蒋介石骂完了曾扩情，戴笠趋前一步道：“校长，曾扩情故然可耻，可有的人就说不清了。”

蒋介石道：“你是说何应钦罢？我知道，夫人和宋子文已经说给我听了，他暗地成立什么‘讨逆’大军，想尽快逼汉卿杀我，想做皇帝，呸，娘西匹尽做美梦！”

戴笠道：“不是的，我说的是贺衷寒，他以前老是说校长看不起他，不如对琴斋、对我重视，积怨已久，这次趁这机会跳得可凶了，纠集邓文仪、刘建群、桂永清等黄埔将领，公开站到何应钦一边，联合通电‘讨逆’企图置校长于死地。”

蒋介石听得，气得眼睛睁圆，嘴哆嗦，一拳打在桌子上道：

“娘西匹！”

戴笠进一步道：“贺衷寒那段时间可猖狂了，四处活动，谁不愿站在何应钦一边他就威胁、恫吓，造谣说，张学良决心杀校长啦，南京的天下是何部长的了，何部长的话不听你去听谁的？校长，真是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贺衷寒太娘西匹了！”

蒋介石在喉咙里唔唔着，皱着眉，戴笠忙扶住道：“校长，是不是腰又痛了？要不要我帮叫医生？”

蒋介石摆摆手一会恢复过来，道：“我这痛一阵一阵的。嗯，贺衷寒还嫌我不重用他，我看他的政训处长也不能当了，还有复兴社，这个组织也不可靠，没一个肯听我的话。”停了一会，道，“还有什么情报没有？”

戴笠道：“汉卿被判刑后，社会反应很强大，要求无罪释放。”

蒋介石听罢沉默不语，戴笠转动着一对狡滑的眼睛，小声道：“校长，据我所知，这次西安事变，汉卿是上了杨虎城的当的。杨虎城非常狡滑，借抗日之名，利用汉卿年轻无知，怂恿他出面。后来，我的部下探得杨虎城主张杀您，汉卿坚决不同意，还自己派卫队，严密保护校长。”

蒋介石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杨虎城我是不会便宜他的，汉卿这里，就以‘勇于改悔，自行诣京请罪’的名义特赦。”

戴笠喜道：“那我就回去放他了。”

蒋介石粗声道：“不行，千万放不得要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！”然后，又对戴笠如此这般一番私语，戴笠这才明白蒋介石的真正用意。

戴笠回去后，没几天，曾扩情从西安回来，曾扩情自知蒋介石会迁怒于他，情绪相当低落，主动问道：“雨农兄，校长打算如何处理我，你听说了么？”

戴笠不吭声，颇难情的样子，这时，一旁的毛人凤根据戴

笠事先吩咐的道：“校长说你公开背叛他，非要杀你不可，雨农兄为你的事腿都跑断了。”

曾扩情一听急了，抓住戴笠道：“雨农兄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戴笠道：“那是校长气头上做出的决定，最后还是被我说服了。噢，这是校长的手令。”

曾扩情一看，看清“撤职查办，交戴笠执行”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戴笠道：“扩大哥怎么那么糊涂，汉卿要你做的事，你不考虑一下就去做。”

曾扩情争辩道：“我没有错，我完全是出于爱护校长才去做的，怕一旦打起仗来，校长的安全就成问题了。”

戴笠道：“可校长就不这样认为了，他只知道你照汉卿的话去做，就是阻止军队去救他。”

曾扩情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不再言语。

戴笠道：“校长的火气很大，晏道刚、贺衷寒撤职，何应钦的军政部长位置准备由陈诚顶替，汉卿也关了起来。现在就剩一个杨虎城了。扩大哥，我真弄不明白，你就在汉卿身边工作，事变前难道一点情报也没有？”

曾扩情苦笑道：“他们知道我是校长派去的亲信，肯定要背了我嘛。”

戴笠见无话可说了，最后道：“你自己也知道了，从此后，你就是我的囚犯。我已经在羊皮巷看守所里吩咐手下收拾了一间房，一切布置尽量弄好一点，除了不能外出，你可以自由支配自己。看守员不顺你的意可以换，还可以打。我会经常来看你的，需要什么、有什么要求可以直说。对了，你还有很多同学、同事、亲故，他们也可以和你自由会见。”

曾扩情本是个重义之人，一听戴笠如此说，先是眼潮，继而泣不成声……

戴笠见自己的作为收到了预期的效果，心里暗私付：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

说话戴笠此次西安之行因惊吓加上几天几夜难以成寐，导致一场病发作，痛得他彻夜在床上翻滚，急得叶霞娣叫来张简斋，张简斋道：“我只会治下面的病，这肚子痛最好是去找西医。”

戴笠强忍着痛，额上渗满汗珠，对张简斋道：“你去帮我拿点止痛片吃，顶过今晚，明天我去上海，上海的西医比南京好。”

张简斋照办了，一夜无话。第二天，戴笠由叶霞娣、毛人凤、贾金南、赵蔼兰拥着，乘飞机去了上海。经英租界宠恩医院的英国医生诊断为慢性盲肠炎，需动手术摘除。

戴笠躺在病榻上，天天由赵蔼兰、叶霞娣陪伴，悉心照看。戴笠很感动，动情地问道：“如果你们都做我的太太，会不会还像现在这么要好？”

赵蔼兰、叶霞娣见戴笠说得很认真，以为他真有此意，都垂下了头。

戴笠道：“女人的天性是吃醋的，是么？”

赵蔼兰偎到叶霞娣身上，攀着她的肩道：“我和叶姐是最要好的姐妹，如果成了一家，我们也会相处很好的。”

戴笠很欣慰，然后叹道：“难得你们如此开通。不过，我是革命者，一生遵守一夫一妻制。好在如今是新时代了，你们没有了三从四德的约束，如果我和你们其中的一位结婚，我死后，可以马上嫁人”

正说着，杜月笙来了，一进来就认真把戴笠上下瞧了一遍，然后拉着戴笠的手道：“雨农，你瘦了，要好好调养。我给你带来了一条吉林产的特大野人参。叶小姐，你要督促雨农吃。”

叶霞娣道：“平均每天至少有十起人来看雨农，送的也是人参、燕窝一类的东西。呸，这里快成补药店了。”

杜月笙正尴尬，戴笠道：“你说的是什么话？杜三哥和别人不同，我们是生死与共的结拜兄弟，他送东西是出于真正的兄弟感情，不像别人出于其他目的。”

杜月笙道：“雨农不要太大声说话，动了伤口。”

戴笠道：“不碍事，快好了，这算得了什么，我在西安有人知道我来了，到处喊打倒特务，睡在陈昶新家里前前后后都是要杀我的人。”

杜月笙道：“雨农这次冒险救委员长，可算立了一大功，危难之中见忠贞，委员长以后不知会怎样宠你。”

想到这一点，戴笠心里不知有多舒服，自西安回来后，蒋介石明显对他的话言听计从，把他摆在一个极重要的位置上。

这时，门外的贾金南慌慌张张跑进来，告诉道：“报告戴先生，夫人来了！”

戴笠一惊，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正要爬起，宋美龄在女侍的陪伴下走了进来，抬手制止道：“雨农不要起来，别动了伤口！”

戴笠执意要坐起，宋美龄那只凝香聚玉的纤手已按在他的额上……一股异样的香味扑鼻而来，并弥漫了整个病房。

这时，宋美龄接过女侍手中的鲜花，插入戴笠案头上的花瓶里。

杜月笙知趣地告辞退下，宋美龄坐在戴笠的身边道：“伤口松线了没有？感觉舒不舒服？”

戴笠被宋美龄的关怀感动得哽咽，话塞在喉咙里出不来也下不去。

叶霞娣替戴笠回答了问话，恰好一位医生进来查看病号。宋美龄走上去用英语和医生说话。

戴笠听不懂，问秘书赵葛兰道：“夫人和洋医生说些什么？”

赵葛兰道：“夫人说，‘医生，这位病号是我国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医院一定要精心治疗。’医生说，我明白，夫人。夫人又说，告诉你们院长，如果病人没有痊愈，一定不准他出院。”

一会，医生检查完了戴笠的伤口、体温，询问了有关情况离去，宋美龄走过来亲自替戴笠拉上被，道：“好好躺着，别动。”

这时，戴笠终于吐出一句话来：“夫人这么忙，还来看我，真是过意不去。”

宋美龄道：“哪里，是达令听说你病了，急得在家里团团转，嚷着非要亲自来看你，可他的骨折还痛得厉害，我好说歹说，才说好由我代他来看望。”

听着听着，戴笠又一次感动，好容易才挤出一句话来，道：“校长，校长他好吗？”说完，已泣不成声……

宋美龄离去后，胡宗南随后也到。当他从叶霞娣口里了解到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来看望戴笠的情形，惊得很久说不出话来，但从他脸上的表情里，可以看出他的内心世界是羡慕且嫉妒的。

胡宗南向戴笠道喜，戴笠表面上装做不露声色，但内心难以抑制，在胡宗南走后，亲口对叶霞娣道：“如果没有这次西安之行，这种恩宠连做梦都不敢想。”

痊愈从上海回来，蒋介石又急忙召见了戴笠。蒋介石见他的身体仍和事变前一样，放心下来，但他表面上仍然不露出对戴笠的宠爱。

一见面戴笠先开口道：“校长的伤好了没有？”

蒋介石道：“好不好都一个样，一把年纪了，要死也死得了。”

戴笠道：“都是学生的不是，让校长受惊。校长飞往西安后，我就守在电讯总台，关注校长的行踪，偏偏12号那天呼叫一天都没有人回电，当时，我就知道情况不对，焦急起来。”

蒋介石道：“这事一定要查办，以后再也不能发生类似的情况了。”

戴笠道：“学生已经查清楚了，问题全部出在陕西省站站长兼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身上。他一身兼二职，为了工作方便，把省电台台搬到警察局内，结果事变那天被十七路军城防司令孔从周包围了警察局，把电台抄去。马志超我一定要查办，把我的脸丢尽了。不过，千不是万不是，总是我的不是，如果我的工作做好了，校长也不会受惊负伤，我这是来请求处份的。”

蒋介石道：“处份肯定是少不了的，不过现在不谈。”说到这里，蒋介石语声平缓道：“坐下，我要问你。”

戴笠双脚一并，道：“校长请讲，学生站着舒服，以经习惯了。”

蒋介石道：“这次西安之行，我的那些侍从没一个有用的，有用的蒋孝先也死了，你下去打听打听，有合适的推荐给我。”

戴笠窃喜，蒋介石让他推荐侍卫，意味着对他的信任已经到了毫无防范的程度，但嘴里却道：“这事不能操之过急，侍卫牵系到校长的个人安全，必须挑选最忠实可靠的同志。”

蒋介石点头道：“嗯，是这样，做侍卫忠实是最重要的。”

戴笠又道：“我听乃健说，希特勒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，最主要手下有一帮忠实的追随者，他们为了保护元首的安全，不惜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。对一些有怀疑的食品，他们先尝，看会不会中毒。为了防止敌人谋害元首，除了仔细检查准备去的地方，还先去坐坐准备坐的椅子，睡睡床铺，有次还真发生了爆炸，死了几个侍卫，希特勒却安然无恙。”

蒋介石眼里射出柔和的光，道：“嗯，选侍卫就是要选这样的，在西安，枪声响了很久，还没有人来管我，幸亏汉卿不是有心杀我，要不早没命了。”

戴笠道：“校长放心，我会找最忠实的人来保卫您的。另外，本事也很重要，有本事才能对付敌人。”

蒋介石亦步亦趋道：“嗯，有本事也是重要的，这次蒋孝先、施文彪正是吃了没本事的亏，一听到枪声人就慌了，还没有我这老头子机灵，结果都打死了。”

从官邸出来，侍从、佣人们一个个招呼戴笠。背了蒋介石，他变了另一副形态，嘻嘻哈哈，见人就说笑话。

这次蒋介石的侍卫死了不少，一眼见侍卫副官居亦乔，俩人就亲热得如久别重逢的老朋友。各述了当天的经历，戴笠感慨道：“老哥，我是冒险去的，你虽然被软禁在新城大楼，但还是安全，我那几天，真是胆战心惊，度日如年呵！”

居亦乔道：“你别捡了便宜喊吃亏，你去听听风声，都说西安事变收获最大的是你，现在委员长对你不知有多信任，开口闭口雨衣，到了几天不见就心慌的地步。我们呢，爹不痛，娘不爱，受了惊吓天天挨骂，算了，等会你又打小报告，他现在可信你的话了！”

戴笠板起面孔道：“我绝对不是那号打小报告的人。不过，你这话太没道理了，手掌手心都是肉，委员长从来没亲谁疏谁。我也不曾想要讨好他老人家，只一心把工作干好，为校长尽犬马之劳。”

戴笠说到此处，见王世和在走廊里探头又缩了回去。戴笠丢开居亦乔有意走了过去，一想起当初跑单干时的屈辱，牙齿就恨得格格响。

他松了一口气，暗道：我忍耐了七、八年，总算熬到今天！

原来王世和要去蒋介石书房，半路碰见戴笠，有意躲避，

没想戴笠故意来会，眼见已到了走廊的尽头，只好硬着头皮站立不动。

戴笠很得意，王世和有意回避，证明他已经认输。

擦身而过时，戴笠昂首挺胸，然后转身装腔作势道：“哟，这不是王侍卫长么？”

王世和过去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一扫而光，笑道：“戴处长过来了？”

登时，戴笠失望极了，本指望王世和仍像过去一样气势汹汹和他对骂，然后再给他一番羞辱，出出积怨了七、八年的恶气。

可如今……戴笠的感觉，恰如做好充分准备去捕捉一头老虎，没想走到近前，那头老虎原是一头牛……

戴笠道：“我哪里是什么处长，一个小瘪三罢了！侍卫长如此抬举我，真是担当不起。”

王世和笑道：“戴处长休要再提往事，过去多有得罪处，世和已悔恨不已。”

俗话说动手不打笑面人，戴笠本欲再进一步挖苦，见如此情形，也只好作罢。心想：你王世和现在算啥？老子在宠恩医院开刀，胡宗南、宋子文、杜月笙急得天天来医院探望，杨虎不但天天来看，还叫他的姨太太天天烧我爱吃的菜送来，甚至连委员长都派夫人来探望，如果你王世和病了能有这许多人关心么？

回到鸡鹅巷，戴笠经过认真思考，着得特务处陈善周、黎铁汉俩人适合当蒋介石的侍卫官，俩人均是黄埔毕业生，忠实可靠，加之会拳脚，枪法准，也算是自己的心腹，让他们到蒋介石身边工作，对自己大有好处，当即将俩人找了来，把蒋介石招待从官的消息透露给他们，然后反复强调：“校长一切由我主事，希望你们去了以后不要丢我的脸。”

是夜，戴笠突然又回忆起8年前每搜到一份情报，为了躲避王世和在总统府门口立于晨风中瑟瑟发抖的情景……

王世和破口大骂的声音仿佛也在耳畔回响：戴某人，我下次看到你私闯官邸，非把你关起来不可！

想着想着，泪水夺眶而出……骂自己道：戴笠呀，戴笠，你怎么如此心慈手软，王世和这种不共戴天的仇不报，你枉为男人！

又想，王世和所以改变态度，正是他的可鄙之处，他并不是一头牛，他是一个狡猾的魔鬼，当你是鸡时，他变做狐狸；当你是梅花鹿，他就是老虎；当你成为了猎人，他马上变成老实的耕牛……

这号人才是世界上最可恶最无耻的东西，放过他，等于给自己留下一条祸根。

几天后，蒋介石又召见戴笠。

蒋介石道：“这回我找你来主要是通通风。政府很快就要举行五届三中全会，讨论西安事变答应的6条。唉，这仗看来不打不行啦，再不打，国人都要骂我了。日本人也真是的，得寸进尺，三中全会后，还要和中共谈判，研究共同抗日的事。所以，你的工作不能和过去一样，重心要转移。你要灵活机动，找到新的事做。”

这一点戴笠已经意料到，早有心理准备一点也不惊慌，并做好战日的打算。

蒋介石稍停，又问道：“我上次吩咐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”

戴笠道：“已经办好了。陈善周、黎铁汉这两个都是黄埔生，一向忠于校长，而且武功好，人也机灵，是神枪手，学生认为再没有比这两位更合适的了。”

蒋介石道：“好罢，你过两天带他俩来见我。”

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，沉默有顷，蒋介石见戴笠还没有要